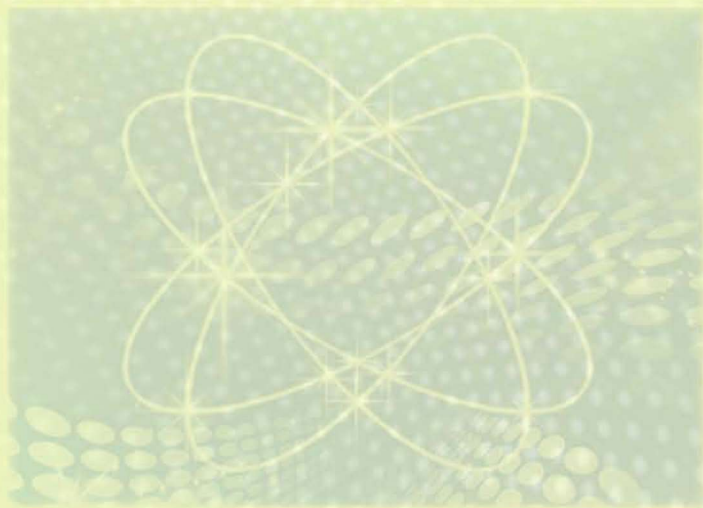


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

马志勇 唐士乾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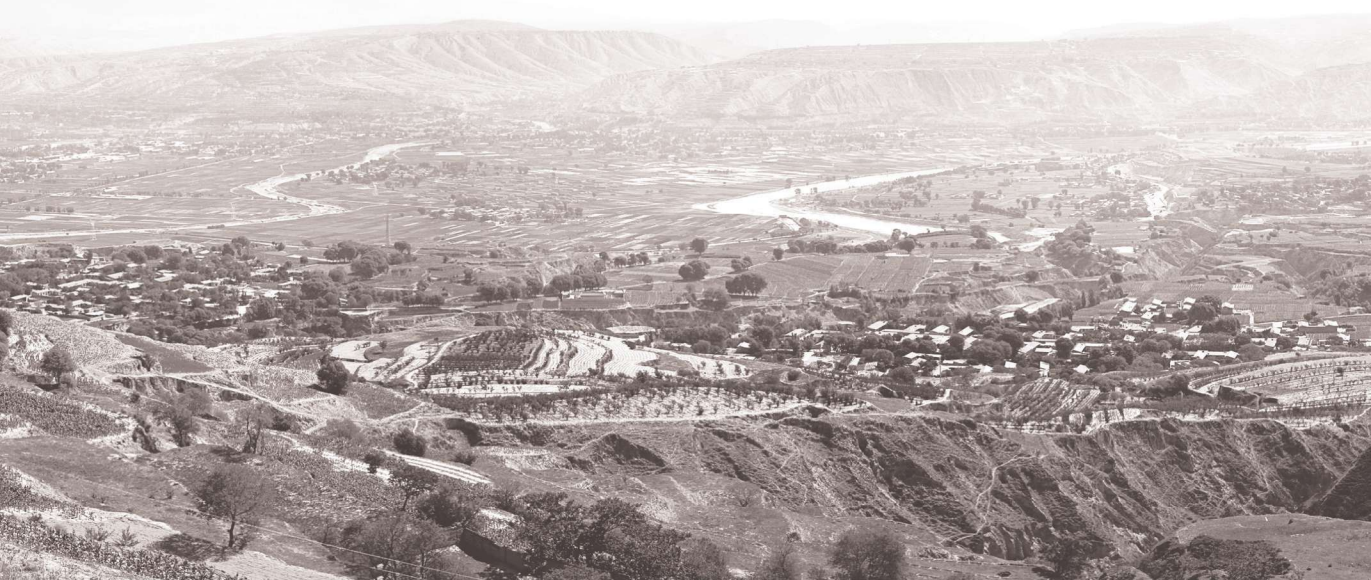
甘肃民族出版社

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

QI / JIA / WEN / HUA / YU / HUA / XIA / WEN / MING

主 编 马志勇 唐士乾

副主编 马俊华 马宝明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分 夏禹史料

一、经典文献	(003)
二、史籍文献	(020)
三、辞书	(063)
四、诸子文献	(067)
五、其他有关文献资料	(099)

第二部分 研究文章

深入挖掘大禹文化资源 促进我省文化建设	李并成(117)
正本清源说齐家	易 华 唐士乾(122)
广河川是大禹的故乡,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马志勇(127)
从齐家到二里头:夏文化探索	易 华(135)
大夏沧桑	马俊华(154)
中国最早青铜时代——齐家文化铜器探究	唐士乾 马宝明(171)
古羌人是齐家文化缔造者	马志勇(175)
夏族——华夏文明的源头	马俊华(182)
中国最早青铜时代——齐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唐士乾 马全忠(198)
大夏之故地与民族	关意权(203)
大夏遗址——古城村	马福荣(210)
大禹导河与积石山	董克义(211)
四千年前齐家先民神秘的商贸之路	王文元(218)
华夏文明与齐家文化	马志勇(225)

西玉东输与华夏文明的形成	叶舒宪(238)
寻古踏幽访齐家	王晓元(242)
大夏部落的水崇拜——临夏彩陶的新解读	马志勇(248)
大夏古城——华夏第一城	马俊华(254)
铜踪夏迹见齐家——西北访古游	易 华(258)
华夏文明发源于齐家文化——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	马守璞(271)
齐家文化源流浅议	杜 维 杨江南(276)
大夏川:探秘大夏遗踪	王文元(287)
寻访涂山氏故地	马俊华(293)
中国最早青铜时代——齐家文化的陶器研究	唐士乾 马全忠(297)
羌人故里 大禹故乡	马守璞(300)
广河古城考察记	马志勇(303)
鲧禹治水传说与先夏文化东渐新探	张得祖(308)
大夏古城	张有财(314)
大夏县	王宗元(318)
滴水大夏水考	邓 隆(321)
齐家文化玉器综评	丁秀平(326)
大月氏人种及西甯年代考	张西曼(330)
“丝绸之路”前身为“玉石之路”	叶舒宪(337)
积石泄湖寻禹迹	赵 忠(340)
甘肃考古发掘轰动考古界 揭开齐家文化独特葬俗	王文元(350)
临夏齐家文化遗迹合葬墓	史有勇(356)
探索华夏文明 聚焦齐家文化	易 华(360)
齐家文化——被历史湮没的高原明珠	马志勇 马宝明(368)
夏人崇黑的奇特习俗	马志勇(374)
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广河县全力推进齐家文化保护开发工作	王晓元 马 龙 梁永吉(384)

齐家文化的发现与特征	马俊华(388)
从大夏到崦嵫	马尚华(394)
土石之音——齐家文化古乐器及音律浅谈	李建侯(398)
夏水岸畔的古城	马守璞(403)
安特生与中国考古学	马俊华(413)

第三部分 诗词歌赋

公无渡河	李 白(421)
禹庙	杜 甫(421)
《史记·夏本纪·索隐》述赞	司马贞(422)
《史记·三代世表·索隐》述赞	司马贞(422)
《史记·河渠书·索隐》述赞	司马贞(423)
九鼎	王安石(423)
于赫神禹	钟 惺(424)
南乡子	杨 慎(424)
雪山天下高	周洪模(425)
谒大禹庙	爱新觉罗·玄烨(425)
禹穴歌	黄尚毅(426)
黄河赋	[晋]成公綏(427)
题积石	[明]沈 越(428)
题积石	[明]高 弘(428)
题积石	[明]李景隆(429)
题积石	[明]解 缙(430)
题积石	[明]杨一清(431)
题积石	[明]张 涣(431)
禹王庙	[明]张 涣(432)
题积石	[明]李 玘(433)
题积石	[明]范 霖(434)
禹王庙	[明]沈 越(434)

题积石	[明]刘西泉(435)
题积石	[明]风 泉(436)
题积石	[明]张 鹏(437)
题积石	[明]胡 曾(437)
题积石	[明]鲍 龙(438)
大河行	[明]吴 铠(438)
闻大夏水声	[清]徐志遇(440)
积石	[清]郭朝佐(440)
积石	[清]王全臣(441)
积石	[清]吴 镇(442)
积石奔流	[清]张 和(442)
泄湖春涨	[清]张 和(443)
泄湖峡	[清]李 苏(444)
泄湖峡铭	[清]吴 镇(444)
游泄湖峡歌	[民国]邓 隆(445)
望积石	[民国]祁魁元(446)
登积石山感怀	[民国]祁魁元(447)
禹王石歌	张 建(447)
积石神功	张 建(449)
忆积石关禹庙旧址	张 建(450)
后游泄湖峡歌	张 建(450)
泄湖峡观水四首	张 建(452)
积石采访俚句(五首)	赵 忠(454)
积石关怀古	安有才(456)
清平乐·积石关	郭 栋(456)
咏禹王	姚文仓(457)
念奴娇·登钟鼎山	陈海龙(457)
广河诗一组	李逢忠(458)
齐家坪访古	阿 麦(460)

大夏故里	广东翁(461)
悼念大禹治水	马元龙(461)
禹王庙记	吴 祯(463)
重修积石禹王庙记	彭 泽(464)
重修禹王庙记	唐 龙(465)
禹庙赋	陆 游(466)
夏羊(组诗)	马尚文(467)
齐家吟	王晓元 唐士乾(472)

第四部分 传说故事

大禹导河得延喜玉的故事	马少青搜集整理(475)
禹王石的传说	董克义搜集整理(476)
大禹斩蛟崖	董克义搜集整理(477)
积石大禹	董克义搜集整理(478)
禹王承位会诸侯	周 游(480)
阿力麻土传说	马福荣搜集整理(481)
禹即天子位	马志勇搜集整理(482)
大禹薄丧礼	马志勇搜集整理(483)
鸟鼠同穴	马志勇搜集整理(486)
龟献洛书	马志勇搜集整理(487)
禹铸铁牛	马志勇搜集整理(488)
鲤鱼跃龙门	马志勇搜集整理(489)
禹凿大夏湖	马志勇搜集整理(491)
后记	(493)

中国最早青铜时代

——齐家文化的陶器研究

唐士乾^① 马全忠^②

齐家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也是中国西北史前文化的代表。自上世纪20年代被发现以来,对于其陶器的研究,前人多有成果。其高超的制作技艺、精湛的造型设计、丰富的图案纹饰,为我们留下了数千年前齐家人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

一、高超的制作技艺

齐家文化时期,陶器的制成过程已经具备了选土、淘洗、制坯、修整、装饰和烧造的完整工序。陶土在制作成陶器之前大部分要经过淘洗,使陶土颗粒均匀,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制作方法多为手制,有些陶器的内或外表面可以看到制作者清晰的指纹印痕。泥条盘筑是其主要的制作方法,触摸或观察其陶器内表面可以看到泥条层层叠起的千年遗痕。当然,成型之后为了消除这种制作痕迹或减少壁厚,以及出于减轻器重的目的,也会对器壁进行抹平或刮削。有的陶器在制作过程中要使用慢轮,以起到定型和修整的作用。器物表面,特别是内壁,一方面使用陶拍进行打压定型,以增加器壁密度,另一方面通过拍打或按压表面制做出精致的花纹。陶器定型之后和烧制之前,对陶器要精心打磨或均匀涂抹泥浆做成红色、橙色或白色的陶衣,这是齐家文化陶器制作过程中最常见的一种美化处理方法。

^①唐士乾,甘肃省齐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②马全忠,广河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副局长。

从烧制技术来看,齐家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氧化焰和还原焰的烧窑方法。其高超的制作工艺在前人研究中即已提及。就其陶质而言,齐家文化陶器可分泥质与夹砂两种,泥质陶中又有红陶和灰陶之别,红陶居多,并因陶土成分含量和烧制火候的差异,出现浅红和橙黄色的区别,也有少量黑陶。夹砂陶中又有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之分,且以夹砂红陶占多数,白陶较为少见。夹砂的陶器一般用于蒸煮,掺合的砂粒能起到增加耐热程度的作用,在烧灼时不会因为骤变的高温而导致破裂,因此这类陶器的外表面经常会发现有使用过程中烟熏的痕迹,泥质陶器则一般用于盛放或饮食之用。

二、精湛的造型设计

齐家文化陶器类型多种多样。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其《甘肃考古记》中,已将齐家文化陶器进行了简单的分类:一是缀有席纹或压成篮纹的灰陶;二是颈、耳和腹等部位压印成美丽花纹的灰陶;三是呈浅灰色,高领,经磨光,带大双耳的陶瓶。

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循序渐进,对齐家文化陶器类型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按其功能来说,可大体分为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两大类,其中生活用具数量居多。可做饮食用具的有罐、瓶、杯、壶、豆、盘、碟、碗、盆、钵、盃等;可做蒸煮用具的有鬲、甗、甗、鼎、罍等,陶罐用支脚撑起也兼具炊具的作用;瓮、罐等器物多用于盛放谷物或饮食之用;陶罐是陶器中兼具多种功能的复合型用具,因此,在遗址中陶罐的数量多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外,器盖也是齐家文化中常见的陶器类型,可以说明齐家文化时期,人们对饮食卫生也是相当讲究的。在以上所列诸类器物中,经过磨光的薄体大双耳罐和双耳折肩罐是齐家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以上器型以平底器为主,有一定数量的三足和圈足器。这与当时人们良好的居住环境密切相关——器物可以放置在几案或平整的地面上,而不至于倾倒。袋足器则多见于鬲、甗、罍、盃等,起蒸煮或盛放之用,不但有效的增加了器物的受热面积,而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此外,还有牛、羊、鸽、大象、骆驼等动物形壶以及人形、鞋形器等,有些遗址还发现有数量不多的尖底器。

生产工具包括造型款式各异的纺轮,用于陶器制作加工的陶拍(垫)和打

磨器以及打渔用的陶坠等等。

另外,齐家文化陶器中,陶球或具有多种综合性功能。匠心独具的陶塑器型,不仅展示了其高超的制作技艺,亦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还有陶项链坠和响铃等具有很强玩味性质的陶器,也展现了齐家人的审美情趣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

三、丰富的图案纹饰

齐家文化陶器表面有丰富的图案纹饰。我们将其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第一种,在素面的陶器上拍压而成的绳纹或蓝纹,其中竖行绳纹最为常见,斜行的纹样次之;第二种,多种形式的刻划纹饰,包括锥刺纹、篦纹、戳印纹、指甲纹等,多见于罐体颈部和双耳处;第三种,附加堆纹,以在罐形陶器的口沿外侧居多;第四种,多样的镂空款型;最为吸引人的还是颇具艺术魅力的彩陶,彩陶的颜色以黑色为主,红色次之,就彩绘施加的部位而言,多位于颈、肩和上腹部,施满彩的较少,彩色纹饰以几何纹饰居多,多采用单线条或网格及条带状纹饰组合而成,具有自然洒脱、和谐对称的艺术风格和内在的意蕴美。

齐家文化绚丽多姿的陶器,不仅向我们展示了 4000 多年前齐家人多样的生产生活用具,也为我们透露了这一时期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经济发展信息,显示了齐家文化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我国西北地区悠久的华夏历史文明。

羌人故里 大禹故乡

马守璞^①

夏部族迁徙到河湟地区以东地区之后,逐渐融入黄河中、下游以尧、舜为首领的羌人部族。与黄河中、下游原居的羌人部族相比,夏部族地位相对低下,所以,尧、舜让夏部族承担了不少苦差事,如尧命夏鲧治水、舜命禹伐三苗等。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说,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尧杀鲧于羽山,后舜复举其子禹治水。尧、舜为什么总是让夏部族承担治水任务?除了夏部族地位低下、实力还小之外,也与夏部族在河湟地区治水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关。治水需要一个诸族听命的中央权力来指挥,没想到夏部族在治水过程中,与黄河中、下游原居的羌人部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有渊源关系的羌人各部族中树立了威望,壮大了夏部族的实力。治水成功后,夏禹不仅没有放弃非常时期授予的权力,而是集中权力建立王朝。赵逵夫先生在为《大禹导河之州》写的《序》中说:“尧、舜、禹已有了私有财产,部落、部族联盟同周边部落间冲突、战争不断,部落联盟的首领已有很大特权,内部斗争也已经发生。我们常说的‘尧舜禅让’,并不是以前所想象的在‘温、良、恭、俭、让’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力量相交的结果。《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继位之后‘流四凶族……投诸四裔’,把反对自己的部族定为‘凶族’,打击他们,使之迁徙到很远的蛮荒之地,任用了所谓‘八元’、‘八恺’,分别管土地与教化,实质上是任用亲信部族的首领。那么,禹从舜那里取得继承权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赵逵夫先生的考证非常具有说服力,就是说,夏部族在征战杀伐、治水建功后崛起,夏部族的首领夏禹靠实力成为华

^①马守璞,《民族日报》编辑部主任。

夏联盟的领袖。

上面讨论了《尚书·禹贡》记载“导河自积石”的合理解释。下面我们来讨论另一个版本《尚书·禹贡》的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一句。“导河自积石”与“导河积石”来自不同版本的《尚书·禹贡》，到底哪个版本正确呢？《尚书》是最早由孔子整理的典籍之一，“焚书坑儒”之后失传了，后来在不同的朝代又出现了记载内容有些不一致的《尚书》。《尚书》关于炎、黄、尧、舜、禹华夏早期的“历史”记载，大都还是神话传说，也许《尚书》在孔子整理之前就有不同版本。我们认为，不同版本记载了神话传说中保留下来的不同史实，“导河自积石”一句说的是夏部族在河湟地区治水的事，可以理解为“大禹治水是从积石山下开始的”；“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说的是夏禹治水到过积石的事。研究中国史前史的卓越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其遗著《尧、舜、禹》一文中说：“《山海经》中屡次说到‘禹所积石之山’。由此可以推想禹或四岳领导着几个助手，顺着黄河的径流，翻山越岭，向上游探寻，走过不少地方，最后到了一处，觉得上源过远无法探测。这一次的探测现在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回头订计划时已经敷用，不必再往前走，可是此次所到之处应该留一点记号，以便将来寻找。……于是禹或四岳就领着助手们找些石头，积成石堆。后人走过这里，看见这一堆石头，就把这个叫做禹所积石之山。”积石山为何叫积石山，是推想出来的。关于积石山在什么地方，徐旭生先生没有确定，赵逵夫先生在为《大禹导河之州》写的《序》中，经过慎密考证后说：“《禹贡》所言‘导河积石’的‘积石’，应指今临夏积石山”。赵逵夫先生在《序》中还说：“至于说究竟自此开始导河，还是考察至此，可以再研究。”总之，《山海经》中屡次说到的“禹所积石之山”就是今天临夏的积石山，这一点无人提出异议。还有一点也已成史实，即大禹在治河过程中来到了积石山下。大禹治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为什么来到了黄河上游的积石山下呢？因为考察黄河上游和疏浚上游也是治河工程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的需要和“衣锦还乡”。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来到夏部族的发祥地，联系故乡的羌人部族，打通故乡与华夏联盟中心——冀州的通道，以利于夏部族力量加强。

最后，梳理一下本文开头以来的论述：无论是从史前人类生存的条件看，还是以大量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存和史前人类文化研究成果为证，彩陶之

乡——临夏是羌人生活的中心地区，今广通河流域是羌人夏部族的发祥地，也就是夏禹的出生地；夏部族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后接受治河工程任务，大禹治水时来到了故乡——积石山下、广通河边，把岸畔有出生地的那条河水即今广通河命名为大夏水。有了大夏水之名后，才有了大夏川等一系列带“大夏”的古县名、古地名、古官职名、古山水名。无论从有利于史前人类生存的条件和阿里麻土乡古城村有较多石器出土的实事考虑，还是从大夏古城遗址的上下古城几千年有连续性的实际推想，今广河县阿里麻土乡大夏古城遗址所在地便是大禹的出生地。

人们说，“中国彩陶之乡”——临夏，历史悠久，有着丰厚的史前文化积淀，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我们应该还让人们知道，临夏是羌人的故里、大禹的故乡。

广河古城考察记

马志勇^①

省上专家组织人员寻找“禹夏”，“禹”究竟出在哪里？“夏”地究竟在哪里？华夏的夏部落究竟在哪里？没有找到。推测就在甘肃，具体在什么地方，说不上。可是，临夏境内却有一系列带“大夏”的古县名、古地名、古官职名、古山水名：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临夏县、大夏河，广河有大夏古城、大夏县、大夏郡、大夏长、大夏水、大夏山水、大夏节度衙等。由于历史的久远，人们感到无限困惑，如此多的“夏”名在临夏显现，决非偶然。这个大夏究竟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它和临夏又有什么不解之缘？它和华夏民族、华夏文明、黄河文明有着怎样的联系？让我们跨越时空，拨开历史的迷雾，钩沉探珠。

2014年元月16日，应广河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局长唐士乾邀请，对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古城进行了考察。参加考察的人有原任广河县阿里麻土乡党委书记、后任广河县县志办副总编，县委办主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任东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广河籍的马福荣、广河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局长唐士乾、副局长马宝明、马全忠，广河县图书馆马青宝，还有原任临夏州州志办主任、《临夏大辞典》主编的马志勇。

早上8时整，我们从临夏市出发，约半小时就到达广河县，与早早到广河的马福荣汇合，简单交换了考察步骤、方法后就到考察现场。

古城村，位于广河县广通河北阿里麻土乡，背靠毛路山（古称古龙山）、棺木山（太子寺八景之一的“棺木藏宝”）、面临广通河（古称大夏水），是一处背山临水的好地方。

^①马志勇，编审，原临夏州志办主任，《临夏大辞典》主编。

我们首先到古城村，登上靠山的高台山庄社，居高临下，鸟瞰古城，视野开阔，一目了然。

此时正值数九寒天，但天气晴朗，不十分冷。田地里立着一堆一堆的玉米桔杆和残存的地膜。我们拍了几张照片。马福荣介绍说：“这里是尤家驯马场。”长 600 米，宽 600 米。从北向南，略有坡度。古代，这里是干戈不息的戎马场。记载：“干戈相寻，迄无宁日。”保家卫城，是为要务，所以设置了较大的驯马场，其实就是练兵场。可以想见约 4000 年前，这里尘土飞扬，骏马飞驰，杀声震天的操练景象。

从山上下来后，我们去看下古城。下古城，基本上紧接驯马场，现称为刘家村。下古城遗迹基本上荡然无存，只有尤家小学门口，有一点古城墙夯筑层依稀可辨。我们拍下照片。唐士乾对两位副局长说：“我们应该在尤家小学门前立个牌，将仅存的古城遗迹保护起来。”

马福荣说：“尤家桥跟前还有一点遗迹。”我们驾车去看，已经被农家修成家园，无迹可寻。马福荣说：“十年前还有痕迹，现已无存了。可见保护古遗迹的重要！”

上下古城之间，有壕沟相隔，宽 20 米，深约 10 多米，长约 1000 米，当地人称之为“马壕”。是当时筑城墙时挖出来的壕沟，即可作为护城壕，又可当调运兵马的驰道。就像长城边的驰道一样。

下午，我们一行去测量大夏古城面积。关于大夏古城面积，我们没有找到可靠记载，《元和郡县志》云：“大夏水径大夏县南，去县十步。”县志记载：“据步测，下古城南北约 500 米，方形，大于上古城。”我们在考察中，登上古龙山，看到的面积远远大于县志所述。《临夏州志》上也没有明确记载。找遍临夏古遗址资料，都没有记载。

于是我们决心搞一个准确数据。决定以车测和步测两种办法，相互参照。司机小包调好车表，马福荣步量，同时进行。在调查中，我们测得“夏古城”，东起自寺沟桥西至于赵家桥，长 600 米，宽度从棺木山脚至广通河前十步为 600 米，总面积有 36 万平方米。夏古城消亡后，建立商古城。商古城起自巴家沟，至赵家沟，东西长 1200 米，宽 600 米，总面积 72 万平方米。车测步量一致。商古城比夏古城大一倍。终于搞清楚了长期没有搞清楚的古城面积问题。纠正

了县志之误。据《元和郡县志》卷39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夏县属于“中、下”级县,大夏水经过县南,距县城十步之遥。由此可知,唐代的大夏县址大致就在今阿力麻土乡古城村。大夏郡县的建置从西汉至唐代,断断续续,但基本上一直存在。后秦弘治十年(408年),乞伏炽磐在大夏古城对面修了崦嵫城,与大夏古城并存,互为犄角,准备恢复西秦国。宋代王韶收复河诺城(崦嵫城),宋神宗改河诺城为定羌城。大夏古城存在的时间如此长,规模如此宏伟,驯马场如此巨大,在依稀的遗迹中,我们感受到曾经的辉煌。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采访了80多岁的马爷,他说广河很早流传着一个民谣:“夏古城,商古城,陶罐青玉带金银,若是不相信,棺木宝山是干证。”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夏古城遗迹尚存。大禹导河积石,治水成功以后,众部落诸侯推举他为最高首领,立了朝代,取名为夏。建立了夏古城,有可能是夏朝第一个都城。夏朝历时500多年,17个帝王。禹治水成功后,黄河水患减少,夏朝中心向中原(山西、河南等地)转移。夏商之战,夏亡国后,夏古城夷为平地,建立了商古城。时空跨越数千年后,缺乏历史记载,人们对这一段历史模糊了,口头上传为上古城、下古城了。民谣中说的“陶罐青玉带金银”,指广河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彩陶,广河人称之为“夏陶”,一个价值几万、几十万不等,齐家玉,举世注目,更为金贵。八缸金,八缸银,传说这里曾挖出过金银数量。广通奇石、古海洋化石、古动物化石都是这里的宝贝。“棺木宝山”指古城背靠的棺木山,正是宁定八景之一的“棺木藏宝”。夏古城就在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古城村。没有文字记载的地方,在传说民谣中保存真实的历史。

《晋书·地道记》对大夏中有“县有禹庙,禹所出也”的记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说明大夏县是大禹故乡的最有力的根据。上次考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设置,年代久远,历史上经历多次战乱,民族成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信仰佛道教的回族、东乡族占到97%以上,偏远地区,缺少文字记载。访之当地耆老,也不知所以。所以,于2014年元月29日又去广河考察了一次。

大夏县究竟有无禹庙?如果有,究竟在什么地方?上次考察中,我们在大夏古城上下左右多次寻访,也没有找见遗迹。我们估摸着是否在北山第二台地上,虽然天色已晚,劳累了一天,很乏,但我们仍然坚持上到第二台地上。这

里碎陶片很多,走了几步,唐局长已拾了一大捧。砖块很多,大多为汉砖,我们很兴奋,如果再发现有瓦片的话,可以考虑禹庙了。但发现的瓦很少,不能肯定。

有人说:“大夏古城以北的诺尔寨子山下的寺沟里有一个古寺遗迹。”于是我们驱车前往诺尔寨子,山下一块地方,三面环山,山上比较干旱,但在山沟里,高大的树木密密实实,长满山沟,确是风水地方。在西侧,有明显的滑坡痕迹,显然,这是一座被山体淹埋的古寺遗址,“寺沟”地名,印证了这个事实。究竟什么寺、什么时候的山体滑坡,尚需进一步考证。据我们初步感觉,似乎与唐代吐蕃政权、唃廝囉占领河州、大夏 300 多年的事有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吐蕃占领河州后,吐蕃王在大夏设置东道元帅府,力倡佛教,修筑佛寺。吐蕃佛寺遍布高原,僧侣派掌握着实权,佛教达到极盛,进入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吐蕃元帅尚塔藏在大夏川建馆筑台,吐蕃大相论恐热也驻兵大夏川,大夏川成为吐蕃活动中心,又成为吐蕃与唐地的前沿地区。他们向边防将领和各国使节宣布盟约:“戒多保境,毋相暴犯。”大夏川迎来第二次辉煌。这个寺院有可能是这个时期修筑的。唐文宗开成四年(839 年),临洮、岷县一带发生过一次大地震,《新唐书·吐蕃传》中记载:“吐蕃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河水逆流二日。”是否这次地震导致山滑寺埋,有待进一步考察。据当地传说:当时山体滑坡后,山沟里人喊马嘶声从石缝中传出,月余后渐渐平息。显然,这是一处寺址,不是一处庙宇。

“诺尔寨子”是东乡语,“诺尔”是湖泊之意,“寨子”为明代屯寨制度中设立的屯寨组织村落。合起来就是有湖的村落。山体滑坡以后,形成堰塞湖,因而名之。

禹王庙问题是这次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我们开拓视野,重新考虑。查阅《广河县志》,看看能否找出点蛛丝马迹,在《宁定县水略图》上发现有一个“高庙山”的地名,位置在广河县委县政府后面的西坪遗址上。

西坪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马家窑、齐家文化并存的遗址。马福荣指着东面山沟里的几家农户说:“那就是太子寺遗迹。古迹和传说中认为是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寺庙,其实那是西秦太子乞伏炽盘之寺,太子山也因此命名。”又指着稍上一点的台地说:“那是哭龙台。”我即想到《资治通鉴》上记载